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爲奇勩榮晉一秩未足爲酬尚當  
有崇擢焉辱示諸款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遞一事  
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爲政必貴身先頃小  
兒回籍應舉自行顧倩昨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  
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  
甦數年之後積餘必多用以糴穀備賑誠善政也織  
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益彼姑  
以料價抵補然此旣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辦一二

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釐革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罄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卽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凌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爲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黽勉從之今奉教信爲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兩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欽命爲重

不在兵衛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  
差去部公當預爲足下先谷必加優禮決不以庸衆  
相待也

答閩撫劉凝齋

閩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况斬馘黎丹灼  
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  
曲有所歸矣 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  
本兵已覆勘議幸公勿以爲介但鳳賊存亡尚無的  
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腆貺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論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顓蒙之見竊以爲既受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間諸所指畫惟以振紀綱剔瑕穢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卽欲引決乞骸以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尚未克辭故復覲顏就列屯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卽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䟽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文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東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豕曰剛過乎中當大過

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

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土  
心誤矣吾但欲安 國家定 社稷耳怨仇何足恤  
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  
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千方狂妄後生獨  
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  
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 主上舉艱鉅  
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  
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蹶肉稽首而惟  
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  
哉彼護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



謀甚狡上不及 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刺刃於僕  
之身又無所污躐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  
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 上耳賴 天地 宗廟  
之靈默啓 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  
之寒心哉自有此事 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  
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  
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  
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 聖恩  
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  
諷誤矣僕一念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

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  
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崗虎方怒深林  
鱗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  
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今海內  
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  
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  
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日  
相待

答河道吳自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  
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楊之  
民歲苦昏墊 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  
茲讀大疏明白洞澈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  
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  
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  
窒雖棄地勿惜碍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  
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凌洋山計劃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

誠爲不怒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卧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肯蓋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朝廷方有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

害而不救故以此默解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  
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  
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已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  
公之功也已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共熙帝  
載之意故畧述其槩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叅科中  
遂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  
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  
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

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憾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蓋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

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卽欲取此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勘功疏尚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勘幸促勘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貴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密示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 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 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用作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尚有否卽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馮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人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



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外索卽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時修明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折凶戾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己之

心故耳 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疏請後竟以  
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 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  
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  
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  
似之間如以爲真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  
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真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  
爲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  
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  
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  
明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  
頃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疎昨蒙加意賑恤  
頓回春意今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邇橫恩溢澤亦  
不過徼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  
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  
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  
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

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恢溼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款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密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其枉每與太宰公評臨海內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爲舉首也特屬休明之會正宜亟時建立用展素蓄乃猶盤桓引却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

恐不得遂幸遘發征麾以慰輿望厚儀槩不敢當謹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爲盜贓已獲可從寬處不意主上覽疏中縛王切印語赫然震怒面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上意以部覆撫按罰治爲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蓋主上恒以冲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爲可追而以隱慝爲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吳公桂芳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爲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

答總憲吳公

盜劫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贓已獲大半公亦參論無隱自當請旨從寬然諸未獲者猶宜速爲詰捕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辱別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而僕不以爲慮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已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况寃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眄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外雖鋪設觀內却空踈無實此言切中時弊蓋不獨

江防爲爾然昨江西浙江二事 明旨森然此後卽  
欲推諉粉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  
不肯再更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  
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頃想全愈曾司馬  
近亦小恙已痊小曾乃翁訃音至矣兒頃歸一役  
一馬 皆自行顧倩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辱示虜情具得其真今計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變  
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  
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



不容枉者豈可徇人以爲毀譽哉頃科中復有言者  
要當請 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卽達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  
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  
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  
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  
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辱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

通携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馬  
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  
用然近亦罷傲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隔  
閔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堠嚴  
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竒以制之耳  
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尚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傲之聞  
那吉給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  
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當  
與之氣脉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換之無令得合  
而已

答鄭範溪

張少叅之事言者明係承望搜求公爲之昭雪乃是  
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泯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  
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 旨駁議又思於  
該部禮面大有所損不得已屢勉從之然僕心知張  
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  
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 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  
但求是非之不在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 朝廷之  
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  
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爲意况 朝廷又自有公論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辱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  
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  
可久而不變安邊制禦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  
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勅宜令人  
領去以便行事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庸將輕率寡謀損威辱國歟不足惜但古北口要  
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

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  
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儒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  
人致效未必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  
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屬可憂轉盼秋防僕寢  
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首撫賞諭令縛獻首惡如處  
王果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  
及棄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戮數  
人以申軍令薊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  
此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紐於治安不加戒備則  
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

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重奏

南臺試取奉教卽屬銓部覆允但御史以原官試取  
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  
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  
考選實授祇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爲  
何物而反以吏爲師 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  
失矣近奉 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卽以  
實舉行甚稱 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  
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

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爲準不論章奏之通否蓋  
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素究心於此  
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矯翰矣  
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旣新奉明例似宜一體舉  
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陳大夫又奚讓焉

答閔邊部文川言戰守功閔

承別楮所評隘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  
此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爲盜  
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  
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

且然况邊境乎。蒯帥昨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猫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鵲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蒯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



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  
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  
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  
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  
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  
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  
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  
於本鎮地方抽採不然 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  
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歸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庶其有儆  
乎屬夷原謀止欲爲盜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  
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嬖只之說未可盡信  
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嬖只以絕其援盡革諸  
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炒  
蠻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嬖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  
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  
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

少矣彼既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爲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

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  
處今既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  
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令  
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  
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後明言索  
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  
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  
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  
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  
言有神術呪人人輒死喝城城卽崩俺答信之令人

引古今集卷二十一  
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  
就大同乞貢 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

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  
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  
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 朝廷必以彼王  
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 朝廷亦將不信  
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  
與執送軍門 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  
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  
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卽彼不從

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  
失量此么麼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  
千萬卽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  
不可欺用循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  
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  
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况夷狄乎  
在戎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攘  
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  
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  
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

留意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論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宣大巡按有書言擺腰入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黃首遲延不肯就市其意蓋調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崔巡撫書云索叛事似爲未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聞此事否今錄四書併崔原書奉覽以便從事然會崔母言得見其全况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卽爲動搖譬之

低基隨敵嚮往應手卽下今則不然吾番勢已定窺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將謂彼中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漸克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摭括之令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



礦金之害往大理李中溪先生亦曾言之第以此項專供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寢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抄布者若梓傳四方未免掩主德而炫己長非入告出順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也翁昔以家國見托今思昔所許者尚未能力踐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

鑒屬惘早爲停寢僕此意發自丹懷絕無矯僞若舍  
曰欲之而爲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爲也

答南列卿張崑嶽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  
迴翔道養焉辱華翰遣謝深以爲媿前賤日蒙惠槩  
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嬖只爲婚昨遂嫁言爲  
盜者嬖只也此蒞人欲爲解罪之言昨已責之彼中  
當事者言初報爲盜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 朝廷

所欲誅者炒蠶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隣然僕料此事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密說青黃諸酋勿與惡人爲黨啗之以厚利偵知炒首所在或誘之使復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薊人緩圖公幸留意虞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聞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  
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黃台吉部下所使爲細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遣爲廖舉人僕者及呼廖舉人面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幸具道其

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插若以爲奸細恐因此遂生釁端也

各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爲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爲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旣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實

慶生員歐歿取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萊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 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欺爲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叙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防然閱視以八事爲殿最貢市以款虜爲勤勞閱視優於要職貢市逮於卑官固自並行而不侔本兵前已題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白

帥賄李之說前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  
被劾時僕卽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勤孰可以代之  
譚卽應曰白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爲宜獨恨其  
多方營求爲可惡耳渠舍卒之間卽以名應似非有  
夙諾者况旣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詢於白乎云云  
之議未必非劉麻搆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  
我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奸細之事誠如尊教近  
所獲者皆未必真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剿之庶可

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銓部設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若果不相當速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未盡知宜查近年 旨意并題准事例有與撫按相關者籍記而特閱之則自無廢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

頃蠲豁舊逋乃發自 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 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繫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人存政

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賚，侯玄圭既告之日，仍當有殊錫焉。冰磚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爲難措，而司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爲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爲常事。若一一責之，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夾有不平之鳴也。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旨，惡人欺隱，故一有所聞，卽倉皇奏報，以爲他日脫罪之地。頃王少方有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蓋自爲之心重，故不暇爲人謀耳。要之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鑒明允，其輕



重予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叅僕欲大用之何乃以小忿決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馘其渠魁赦其脅從理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獸駭鳥舉難躡其踪而揚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首果真心悔罪執送爲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則姑宜宥之徐爲後圖吳環洲示強示弱之言是也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貢告成邊圉寧謐雖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經綸之略安攘之勲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罕構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蘄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閩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潰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酬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寧使功浮於食况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久不忘尚當有大畀焉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既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能復逞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論強弱讐隙一構報復不已王台既被襲虜讐恨必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賚其德我也亦厚宜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真情可得而我之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膳房堡事僕正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疏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參劾將官蓋渠惟懼以隱  
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場之間  
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卽  
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若不察耳今都邑  
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况夷狄乎薊門三  
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  
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  
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旣箠而復  
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  
論法守手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

子大石女身  
卷二十一  
三  
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  
料虜已中餌決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  
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甚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識遠猷  
朝廷可遠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  
處置失宜所致及釁端已構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  
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  
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  
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

王夷雜種譬之狐鼠鼯鼯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  
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  
之威豈不能畫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  
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  
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  
入其中者激而構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  
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  
構訟大則用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  
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  
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

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  
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  
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  
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  
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  
存之槩行會堪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  
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  
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  
民動衆救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  
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閨中錄文甚佳多超曠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略一一領悉春首之事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嗾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單其說尤多大抵皆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



張太岳文集

卷二十八

天

有世緣出世緣今天下幸而無事區區且欲解簪祿  
從赤松子遊矣覺與執事世緣已盡再結出世緣耳  
執事肯從我乎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荅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卽有  
逸伏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  
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事定後稍用狼  
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以聞

荅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因敝至極 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  
屢飾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教謂外而方面  
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

付若如 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  
祖宗之舊甦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  
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徇于故  
常牽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  
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  
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昨決囚之  
事可鑒也條編之法 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  
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  
北白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 特旨留之大疏爲  
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于 朝廷而獨以私

示于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彙乃昌僕  
今不難破家沈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  
不爲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  
力竭而歿已矣以公知己敢布區區

懋修謹按青語殊尤非乘怪乃先父及禍李公方爲正卿兼用不隨人試

講雪憤而更有救援之疏李公真君子哉

### 荅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闢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土可作又  
公雖不自以爲功孰得而掩之哉竇應堤工便可次  
第修舉玄圭告成當有殊典矣頃丹陽淺阻當事諸

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慮後預爲先事之圖可也昨見攢運陳道長建白俱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不知可復否望公虛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教今宇內之事漸已修飾庶幾小康惟河漕恒往來于懷而今之時肯爲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望于公也

荅河道潘巡撫

屏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補伏奉聖慈特允免追蓋上之至仁也

荅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矣有所獻誠有激于衷也比辱華翰不責其愚深自引咎其銳然有爲確然不回之意溢于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慰仰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窘于國用之繁而虧于士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即使國用果繁爲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者又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乃剋上剥下以厚自奉可勝嘆乎願積習沉病已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息暴根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爲國家振夙頽之習建百世

之利茲其時矣惟高明留意焉

荅閩撫龐惺菴

僕之傾向于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于雲霄然鄙心未嘗忘頃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困蹟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頽之畏途者良以此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鼎鉉其勢爲易則僕之所以忠于爲國而篤于薦賢者之赤心也至于主持公是摧抑浮枉則年來廟堂之舉動公旣聞之矣又何

慮焉如有地方事宜不防一一垂示

荅織造許樞使

犀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解進段疋等件俱厚熟  
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市估無異  
且官無私弊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奉使者俱如執  
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乎敬仰敬仰頃得  
皇上面加獎賞生亦極力稱薦執事將來大授之基  
已培于此矣願益堅雅操以永終譽

荅總憲張崱崿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如願



令人悵悵久之干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  
有期不得托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大君郵典已屬所  
司如例請 允別楮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  
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 堯舜在上翕  
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爲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  
磨微類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并及之薄  
奠敬因使者布之太君仙凡

荅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  
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况大臣雖在

歛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怠  
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荅翰林王弘齋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倍 國議之末徒旁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滌濯而致之青

雲久矣豈令公抱沉痛于衡門哉辱華翰感今追往  
益用惋惜堯舜在上翁受敷施期不使鄧林有一材  
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荅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卽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  
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  
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畧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  
方造福于衆人不淺卹刑者乃勦其說以市恩濫之  
爲夫也憲綱一也雖屢經申飾而臺中竟不遵行益  
惡其不便于己幾欲去其藉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

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愆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荅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于薊則宜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啟之去歲微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

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

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如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畧陳其槩新本兵雖頗不悅于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况

今大事皆僕面奉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卽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荅報土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尚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慎防之人嘗咲南兵無用徒糜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喙自息而虜亦寢謀去歲曾屬戚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于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薊則患在頭目又非若干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于上且以杜讒謗之口此機不可失也

荅徐太室言釋怨爲公

別楮領悉但舊僚之疑似猶未釋僕非姑與解脫也  
今春南說之興其所由來實與舊僚無干僕平生遊  
于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况本無怨之可釋  
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干人也沙市城議恐勞費難  
成幸姑已之

荅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人寇亦必  
費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  
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

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  
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  
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  
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  
畏而歛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  
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  
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  
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  
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効  
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



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  
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  
親何疏 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  
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  
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  
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洵  
洵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  
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  
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  
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事

紀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  
憤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  
之銓部如榘陛用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  
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  
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  
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  
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  
小酋作孽已卽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

沿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天且然况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由邊臣卽宜收歛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槍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剿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蒞

守紀律況夷性乎且前已陪賞不必過求矣本兵前  
覆邢道長䟽言之已盡頃大䟽不過以邢有䟽恐他  
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答滇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禔未了之案可完  
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曾司馬深加嘆服  
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剴割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  
停安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  
懋勲庸以需大受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 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 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旣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 旨罷之若僕之于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與革一順天下之公而已

答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未竣  
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與  
泰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  
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  
其信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爲國家萬年之  
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爲一家同心共濟也議  
定幸卽疏聞此旣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  
年來方內又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  
而當事諸公亦旣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于平成  
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河寶應湖工亦

宜次第修舉

又

他人一聞行取之報恨不能即日釋去重負而李君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加人一等矣卽如教屬銓部暫留在任不防他日續選且前題奉 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過行取之日起等選授科卽授左右給事中道卽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子果著有成績當破格處之以酬其勞便中或可論以此意俾得安意供事也

答石麓李相公

去歲或傳云老伯已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請恩旌  
心竊疑之坐是久缺吊唁歎甚茲辱示大疏卽屬所  
司覆允視彝典有加焉益上之篤念舊老而推本  
所自如此第於是乃敢以生芻薄奠因歸使而布之  
仙凡承以老伯隧碑見委弟雖不文衰辱同氣之愛  
敢不敬承但嘉貺非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拙作候  
秋冬間呈上也近聞中玄疾甚已成痿痺可嘆明年  
主上大婚第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戚宇宙茫  
茫相見無日感今悲昔愴然爲懷奈何奈何

答總督張心齋



遼東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不往  
來於懷欲少休驥足顧未有間也不敢忘不敢忘虜  
之欲斃貢市其情近真但爲 國家長慮未可許之  
公所以應之者甚爲得策然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  
一鎮當全虜之勢兵力寡不可不亟爲之慮也公  
有良策不防被吐以聞當別有指揮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降各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  
不敢許然當其時 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  
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邪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

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  
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  
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  
彼旣感吾放麀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  
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  
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  
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共迫  
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  
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  
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

厚要于我啓釁淪盟必自此始是威蕤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冲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鳩毒將發于不虞蓋姑釋此以爲外惧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

詢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  
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  
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  
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  
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奸益堅此  
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總憲董嵩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人知  
昨所聞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蓋欲公知天下公論未  
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翰深用爲媿關

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矣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維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嚙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旣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之淺涸有防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

聞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  
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汜自由故道入海  
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  
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防但僕自來未經此地  
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採擇黃僉憲  
告病以楊二守代之俱如尊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  
以才望薦用今未見成績慨以病去不能無托避之  
嫌今旣以楊代湏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人臣  
旣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國家何賴焉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諭憲從卽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唯良由會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於奸

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  
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  
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  
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  
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剽刃于上以毒其  
警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  
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  
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臯之所以致理者而  
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  
違 明詔而詭 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



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潘伯曾湯栢

不穀纒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焉惟顛隕是虞今賴天之靈祖宗之佑目前景象庶幾小康是主上聖明國家之福也不穀何功之有焉頃辱華翰獎許過情援引經義證以古哲皆非謏劣所能當也愧謝確菴高明沉毅秀雅而文他日必爲國家柱石不穀於國無所裨補惟思推毅英雋以共襄王事然追念生平所拔舉可托之久要如確菴者

一人而已既以自慶亦以爲公慶豚兒寒學濫竊科  
名遠辱遣賀兼拜珍貺感戢莫喻茲因鱗便用布積  
懷別具侑東統惟鑒存

答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餽遺  
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却蓋縉紳大夫仰翁  
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聞宜其稱揚頌  
說之不巳也慰仰慰仰二南素被王化而翁又悉心  
簡求他日必有膺椒塗之選者大疏至卽屬所司整  
備奉迓矣人去草草附候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爲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舉但聞大議亦已質之本兵本兵遂列之防秋疏中以未定之說爲廟授之筭殊可笑也且此舉本欲出奇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徵調以自疲其力也用奇之道疾如脫兔若歲以爲常又舉一鎮之人僨前那後接踵而移此漕舟挨幫之規非兵家握奇之筭也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劉疑齋以任事致謫公論不平非執事秉虛公行直

道孰肯爲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割一人之感將以持  
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共有裨于世道不淺也慰  
仰慰仰

答河漕傳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  
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宜亦各陳以  
俟宸斷不宜默默而已國之大事不防公議事  
君無隱豈爲失忠厚之道耶

答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寔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于雲

間也遂有按劍之疑是時讒慝盈朝僕雖深知其枉弗能救也然于是恒以爲歎茲幸英主御極大明當空振幽啓順以興太平之治僕乃敢以公進然不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鎮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望以輯陸文武計寧邊圉共襄安攘之業耳簡命煥頒輿情胥慶比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

得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  
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或狂厥  
中積歲恃頑強梗咸頽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  
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  
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  
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  
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  
歛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在  
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  
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

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擱痤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擱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謫議爲哉况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謫適足以連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

膚功

答向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愧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  
省戒不敢承領已卽返諸來使竊計執事榮代不審  
趙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嘉惠俱未敢嘗  
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答河道巡撫

孟瀆旣開練湖亦有次第甚憇懸切但聞下圖田庄  
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巋然獨存人以爲法未盡行  
也吳欵相關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曾喻司徒以此事  
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一旦更



之惡象不服而渠固求允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惑  
然關係地方大故或至倡披後難收拾幸公責該道  
有司委曲善處消患於未萌可也奏對拙稿隨時私  
刻留傳後人耳而偶以一冊寄之陽仙意渠遂錄梓  
今望公勿多傳益其中審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  
諸所論建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出順  
之義也幸惟裁亮

答宋陽山

徽州絲絹事 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行之  
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令

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衆鼓譟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當事者動以激變爲言挾衆勢以脅朝廷非所以佐天子振紀綱而容海內也且以北虜之強南夷之獷朝廷析箠而制之皆反首繫頸繫致網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答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爲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觀於寒舍甚厚舍弔輩以風有省戒不敢領卽以壁諸來使謹以原帖納上

引方七三全圖卷二一  
幸惟查照往者屢辭嘉命未蒙見諒後若再及不敢  
不以上聞恐彼此俱弗便也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翰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敝頃公一  
振之上稍稍向方然其志未定也仗公之重再加振  
飾庶幾丕變至注厝所宜不外乎華翰遵 勅諭三  
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志惟在東周生今反  
占深用爲戒老不得行其道猶修春秋以存周典此  
豈以周之法獨善于前代哉蓋爲下之禮宜爾也今  
世俗皆曰願學孔子乃不務遵 祖宗之典以服官

高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爲高動循衰世  
苟且之政以徇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爲下不倍哉  
惡在其爲遵孔氏也不穀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  
以鼓鑄鈞佐 明主者惟日取我 祖宗之法度修  
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爲今之教士與士之爲  
學皆如不穀之所以事 上致理者而後有得於遵  
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閩撫龐惺菴

辱華翰領悉大疏俱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剝  
餘如擬蠲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併則公度

安得竊餘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  
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疎縱為德  
及懼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  
亦有以為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  
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  
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  
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尚威猛而  
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  
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教錢法原以足民非  
為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

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  
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  
也閩中錢法通利此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  
勢而導之

答戶部王疎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  
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拔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爲  
非爲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以誠心相與若  
乃披肝膽見情懷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  
圖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

得已暫遂高懷別後惘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寧  
道體安和宿恙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于斯  
世乎倘畚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  
名猥辱遣賀彌用爲愧厚貺槩不敢當輒附使歸璧  
草草附謝

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蒞事之初未遑  
施措惟有兢業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  
之所爲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他日入筦內樞  
植駿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敬仰敬仰門下未及下

車輒煩遣使存問老親念此雅馴惟有銘感此後但俯垂存念卽是惠及蓬廬不煩恩禮致果清德也

答副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北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旣決難以挽番邊人咸恐此酋旣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彼益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



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蓋所迫屢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秦糜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東畏土蠻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 答河道吳自湖

序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嘆哀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旣已會河則

之說無煩再議高郵堤加以木城真萬全之策  
實堤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各部赴選可也

答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具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  
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鎮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湖  
疏謂彼西行已決僕亦以爲不可止矣今觀答公書  
則其意尚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  
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  
恭縻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颺疾以驕惰不  
習之兵當瓦刺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

國東畏察罕力分而勢渙強行而衆疑故曰必敗也  
今既以書勸止之已見公相爲之意此後但宜任其  
去留不必回止彼去吾亦利不去吾亦利也

答四川總兵劉草塘

辱華翰深荷雅情厚惠不敢當輒璧諸使者不穀素  
以薦賢爲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每曲爲保護  
獎率然以爲國非以市德於左右也頃向確菴公  
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答兩廣凌洋山計 菊善後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

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  
近來徂中人來皆言此地<sub>在</sub>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  
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廛者衆不設官建  
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之爲迂謬也今旣經理有  
緒竝埃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  
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  
詭名僞姓若但務招揀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  
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隣近之人亦自  
有就招者彼風土旣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  
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昇之

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徃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答滇撫王凝齋

向奉書云云恃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納地方之幸也莽酋事昨羅大叅來問之皆如察院言且謂此酋有兵百萬戰象萬餘西南諸夷盡爲所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爲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據也大抵修內治飾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

視外夷強弱以爲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  
官宜慎選其人俾加意整飭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  
患之道也

答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隴  
登上第則出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茲辱  
獎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  
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頽擬主上大婚後  
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  
夏初矣遙望此期以日爲歲柰何太君之壽祉茂臻

我公朝夕歡養誠人間希觀之事其視僕等媿歎無地矣簡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老母高年內人又不知禮節倘有不備惟冀垂念夙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答藩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罹排陷至於垂翼又竊爲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羣才畢集閣芻昭蘇驛騶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建鴻鉅以副所期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成均任重宜借高賢簡命渙頒輿情胥慶在僕素心  
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  
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顧  
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但見公之督學浙中  
秉公執憲屹然不挫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  
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爲同志者僕  
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  
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  
謂其嗑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  
盛異趨爲事大者挫撼 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



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  
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  
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  
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  
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問一  
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  
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  
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  
話頭者槩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  
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

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  
綸大畧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  
以爲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  
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  
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  
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  
世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  
司成則必遵奉我 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失墜  
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 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  
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

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  
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  
乎 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太抵皆  
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  
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  
時所謂知學爲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  
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  
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  
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兔魚未獲無  
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

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  
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於他人則以爲蒞而僕固素  
有志於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概於中者惟高明  
裁之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旣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  
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戎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  
之益此虜雖弱旣已附屬猶足爲我外藩若彼瓦剌  
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爲簡當彼  
卽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

貯興屯利畜壯勇休士方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  
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總憲高厚齋

不孝積愆累蒙違此閔凶疊辱吊唁不勝哀感比者  
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 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  
主上雖自爲 國家計而於孤之微情則有歎矣  
髮茲窮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  
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少年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勉  
留之意又不白孤所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瀆擾遂  
致上千 天怒赫然震撼傷動 聖心虧損 國體

此又孤不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懼形  
神俱瘁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  
雖未得細讀然畧觀其措畫皆經綸大着數也幸卽  
疏聞卽時整理乃爲有濟

### 答太宰王踈荅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苦塊間竟迷未及奉書想垂  
原亮銓衡重非任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  
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  
亮實素簡於上心故疏上卽荷俞允非俟孤言  
以爲用舍也簡命渙頒輿情胥服方翹首跂足以望

張大善文集 卷二十一  
公之至願邇發征麾以慰鄙望

答藩伯楊魏村

辱垂念年誼吊唁勤倦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俯臨  
貺奠極荷至情但孤自 召見視事之後卽閉門守  
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吊四方相知奠儀一切謝  
却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衆不同然亦不敢當也謹  
錄奠章佳稿先寄回宜之先人柩側冥漠有知必深  
銜感厚奠則再不煩貺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此名  
於諸年丈統容來歲南歸一一踵謝唯鑒原

答河道吳自湖

孤自遭閔凶兩辱慰唁無任哀感厚莫概不敢當謹  
璧諸使者謝謝維揚蠲賑事大疏未至已屬計曹題  
請茲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矣夫天道玄遠  
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  
驗咸屬茫昧民之飢溺自當拯援雖微星變寧忍坐  
視古之聖王遇災而警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  
牽合事應過爲驚惶以致捏衆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爲酬俺  
首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雖經貴鎮諒無勞擾望



公戒約邊吏謹守信地以禮處之如過有涵索卽以孤意喻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蓋彼數年在宣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答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卽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擾但此虜以遲暮之齡當豢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若徒揚虛聲中道而反猶足以蓄銳示威倘不量彼已逞于一決乃必敗之道也在我乘此休瑕益修守脩以待彼之變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俾守制

嗚呼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  
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  
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  
淨淨一心以理 國家之務終顧命之托而不敢有  
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此孤之微志已况昨承 恩眷特使廩人繼  
粟庖人繼肉數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  
名又受私餽以自潤內欺其心外欺其 主孤不敢  
也至于公比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  
也徒念薊門重鎮撫其臺要職辱與公爲知己故以仰

張大正方集 卷二十九 三十三  
私莫有既附後先之助耳公第綬和將士保固疆圉  
卽所以酬 聖恩答相知外此秋毫非所敢望也再  
違寵命恐公不達鄙意而以孤爲踈外于左右故敢  
直吐衷懷如此語率無次萬望矜原其節閭所惠亦  
俱附壁來使統希查照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竊以  
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不惑當事  
者措畫有方乃有望其底績耳昔譚司馬在薊建議  
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

禍政府諸公亦皆懼而求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  
克有成數年以來虜不敢窺薊者實賴守險之力若  
如當時之議豈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  
爲備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寺一事庶  
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歿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  
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  
自樂於趨事矣

答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鑿違茲閔凶遠辱慰唁兼拜厚奠無任  
哀感念先人昔得侍于年伯翁投分不淺翁之愛弟

有踰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逝而翁與弟同  
抱悒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顧翁謝政歸侍數年養  
生送終兩俱無憾第一別先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  
養焉沒不得視含焉乃又爲時所羈縻不得一申憑  
棺之情抱恨終天死不能贖此則弟所過之尤舛情  
事之獨苦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  
頃已面懇 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  
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願裁統  
希鑒亮